

開館前奏：

文化瑰寶與軟、硬件的結合

香港電影資料館的建築工程新近竣工，我們於八月告別籌劃辦事處，搬到座落於西灣河的新館。各組工作人員互相配合，力求建立一個周全的環境來保存和推動香港電影文化。

行政組肩負了異常的重任，大至整座新館的建築進度、小至館內的各項傢俬用品，都作出細意的安排。掌管片藏的修復組忙於測試片庫的溫濕環境；爲了方便公眾善用各項資料，編目組正加緊把書刊、雜誌和影像資料上架，並夥同資訊科技組爲數以萬計的藏品輸入電腦檔案資料。另一方面，過往本館的電影放映活動和展覽由研究組和編輯組籌辦，以後將由今年成立的節目組策劃更多精彩的活動。

目前館中的設施尙待周詳的測試，而開館後將透過各項「軟件」和「硬件」，讓大家接觸館藏的電影文化瑰寶。我們將如何努力拉近與香港市民、以至世界各地的電影文化工作者的距離？會以怎樣的形式和大家分享香港電影文化經歷八十多年沉澱的瑰寶？節目組和修復組的主管會在下列的章節，先爲大家打開進入資料館之門。至於資料館將爲市民提供的其他服務和設施，我們會陸續爲大家介紹。

開館前奏：履新感言

羅卡，資料館節目策劃

香港電影資料館千呼萬喚始出來，在世紀之初以高科技裝備上陣。

猶記得大約是十二、三年前，我曾參與主催一個論壇，催促政府應設置基金資助推動電影文化，和及早開設電影資料館以保存香港電影文化遺產。一晃已是另一個世紀，如今，似乎二者都已實現了。然而，硬件是有了，如何發揮利用，則有待繼續努力下去，而且看來任重道遠。

由旁觀者到打打邊鼓，不想竟成了局中人，今年中加入了香港電影資料館。今後，已不再是期望、鼓吹，而是切切實實地去幹。這可不是一小撮人搞研究的事。電影文化遺產是屬於全民的，不只關乎電影業界、評論界、文化學術界，也關乎任何有歸屬感的市民！從舊影片的影像中，我們看到社會變遷、生活方式和歲月滄桑 — 我們是怎樣自從前走過來的。那是生動的紀錄，是活的歷史！希望大家用愛護自己的文化和歷史的心情來使用電影資料館，把它搞活搞好。



羅卡先生

開館前奏：保存與共享—修復的真諦

訪問：郭靜寧、任艷蘭

搬館前到鯉魚門郊野公園及渡假村造訪修復組，他們自九七年開始在園內的一幢舊軍營工作，一直致力整理和修復暫時存於該處的藏片。八月後修復組便與各部門一起遷至新館了。謝建輝（一級助理館長／修復）和源滿樂（二級助理館長／修復）談到近來的「搬館重任」和來年的「開館大計」，心思縝密，從有形（包括藏品）談到無形（包括保存藏品的溫濕處理）的種種因素，最終，我們看到一幅如何與大眾共享電影文化瑰寶的藍圖！

從保存的角度來看，資料館的目標是一百年不變！怎樣才可以呢？從主動保存而言，搜集回來的影片及有關資料，好壞情況不一，有些損壞的程度已頗為嚴重，菲林有收縮、褪色、碎裂、扭曲變形、刮花、齒孔磨損等情況，急需修復及阻止情況惡化。修復組除了運用館中的器材和設施做「急救」，亦視乎情況需要，把影片委託給專業的電影公司或機構處理，自己則全程監督，確保修復的質素。從被動保存而言，製造一個理想的環境，可讓藏品長久「安居」。新館的設計正正為製造這樣的一個環境，片倉除了獨立的濕度和溫度控制系統，並另設感應器，以避免出現偏差，影響到藏品本身。

修復組一直致力整理館藏影片的技術性資料，以確保電腦系統上的記錄無訛。搬館期間，他們亦發揮保護文物的專長，監察如何把藏品妥善地分批運往新館。過程中牽涉很多就不同類型藏品而作出的處理方法，務求在搬館行動中無損原物。

以為「保存」和「收藏」是陳舊的做法的人，大抵未知這工作背後的真諦吧！觀念隨著時代和媒體的轉變而更新，電影科技更是日新月異，修復組從不單單着眼於保存原物。數碼世代或已逐漸淘汰一些傳統的技术如黑房方法，但只要貯存得宜，菲林卻始終是能保持達一百年之久而又穩定地盛載影像的媒體。

保存原物抑或供人享用常是修復工作者面對的一個大矛盾。從修復原物而保存之，到運用科技將原物轉化成可方便使用的媒體來讓大眾享用，無疑在兩者間築起了一道橋樑，卻對修復電影工作者加添另外更多的挑戰。

進行修復和保存，其實是爲了能與大眾共享香港電影文化瑰寶。在資料館啓用後，大家除了可以透過電影放映和展覽等活動欣賞原物，同時開放的資源中心，亦是讓大家接觸這個寶藏的一大渠道。



謝建輝（左）與源滿樂



運用雙熒幕的觀片桌可同時比較一部影片不同拷貝的素質，例如將於十一月舉辦的李小龍電影回顧展中放映的《細路祥》(1950)，因館藏的粵語拷貝爲缺本，需借助其他拷貝復原。

香港影人口述歷史 —— 加拿大篇

朱順慈

自問不是工作狂，難得一到號稱世界最宜人居住的加拿大遊玩，懶人卻沒懶到底，還自動自覺做了四個「口述歷史」訪問回來。這回我一人分飾兩角，拍攝訪問一腳踢。

在溫哥華首先訪問的是前輩張錚。張錚叔演而優則導，當年是最早返國內拍戲的導演之一，足跡遍及神州大地。以為移民了也便退休了，誰知又闖出一片新天地。他近年頻頻演出西片，還在電視劇中擔正主角。訪問前一天他才剛從羅省拍完戲回來，回來又忙着寫作，總之沒半點退休的況味。

大抵電影行業出身的人都是忙慣了閒不下來，岳華移民加拿大後，從大俠搖身一變，成了「華僑之聲」。華哥全情投入移民生活，曾任職國泰電視台，現主持電台節目跟聽眾分享心聲。昔日演舞刀弄劍的翩翩大俠，今日以聲會友，反而更有親切感。華哥在溫哥華人面很廣，全靠他幫忙，讓我得訪闊別影壇三十多年的劉琦，以及資深人像攝影師梁海平。

劉琦阿姨五、六十年代活躍香港影壇，六十年代中卻悄然告別，到溫哥華展開人生新一頁。翻開舊相簿，當年在美國攝影師鏡頭下的劉琦風情萬種，不覺數十年，兒女都已成年了。

講到照片，梁海平特別有資格發表意見，皆因由他親手炮製的玉照，少說有幾千。六、七十年代的《南國電影》和《香港影畫》中的彩照，很多都是他的傑作。他在那時候替紅星輪流拍封面照，爲了不重複角度和構圖，又要顧及免傷和氣，不知絞盡多少腦汁，卻也因此造就了許多經典，真正爲美女們的青春留下倩影。梁海平現在溫哥華開設影樓，還存放了期數齊全的《南國電影》和《香港影畫》呢！

這次行程雖短促，但能跟四位前輩暢談往事近況，真是收穫良多。在此要向靜姐、Linda 和李琳琳女士致謝，多謝諸位的熱心聯絡和安排。最後，不能不提的是我家大嫂，沒有她做我的「司機」，在加拿大這種幅員特廣的國家，懶還不算最要命，因沒有車而動彈不得才慘呢！謝謝大嫂！



劉琦 (右) 與朱順慈

朱順慈為自由工作者，從事寫作、攝製及教學等方面的工作。

香港影人口述歷史 —— 訪問精華片段



劉琦 1930年於北京出生，14歲開始演話劇，45年到上海拍電影，49年到香港，作品有《海誓》(1949)、《半下流社會》(1957)等。六十年代中息影，定居溫哥華至今。

談回港訪友 (以前)我人雖然在電影界，但沒有怎麼和電影界的人來往。年紀大了，我就想趁自己還有精力回來和他們說一聲：「對不起，當年沒有和你們多接近一下」。當年電影界有很多老同事，天天在同一個攝影棚裏，但出來以後就沒有跟他們來往了，我覺得很不應該。我上次(九二年)去香港就到處去找他們，人家說誰在甚麼地方就去找。很難找，有的在老人院裏，有的在醫院裏，住在家裏幾年不下樓的也有，我都去看過他們。

岳華 原名梁樂華，1942年生於上海，62年到香港，為南國實驗劇團第三期學生，畢業後在邵氏工作，名作有《大醉俠》(1966)、《愛奴》(1972)等。



談入鄉隨俗 剛剛移民來的頭半年很徬徨。那時 TVB 傳真劇本大綱給我，說你回來拍三個月就可以了……恰好那時林思齊博士有 funding 拍一套片，教育這裏的新移民，找了我們全家人來拍，叫做 Being Canadian 《入鄉隨俗》。裏面說你要將這條橋燒了，不要三心兩意，我想也對，就推了那些劇本，決心留下。我九零年就進了這裏的國泰電視，除了擔任節目總監還兼任訪問節目的主持人……



梁海平 1944 年出生，61 年到香港，63 年起任人像攝影師，曾為《南國電影》和《香港影畫》等雜誌工作。

攝影師談美 其實每個人都有美有不美的地方，作為一個攝影師就是要看怎樣拍她們才會比她們本身漂亮、有氣質、有性格。我們最喜歡的就是能和我們合作的演員，就是拍的時候會聽我的建議。她想怎麼拍可以跟我說，然後再按我的意思再拍一些。合作最重要就是溝通。拍之前研究好了，大家都會滿意，而且拍得創新。

張錚 原名張喬夫，1931 年生於北京，48 年到香港，51 年加入長城公司，初任演員，後兼任導演。曾執導《映山紅》(與黃域合導，1970)、《新疆奇趣錄》(1981)等。



談做到最好 我從事電影幾十年，始終有個信念就是要做到最好。我現在是溫哥華電影電視人協會的副會長。我覺得拍西片不能「陀衰」華人，所以我就盡力。我一九九八年每個星期六去跟一個美國之音的老師學發音，為時六個月。這裏沒有夜生活有沒有的好處。早睡早起，打拳、寫稿、看電影。任何一個環境、地點，都是看你怎麼處理自己的生活。

後記：張錚先生於訪問後寄來他的近作《變身怪醫》(1999)的錄影帶供本館收藏，該部電視電影由哥普拉監製，在香港和澳洲取景，他在片中飾演一位醫術精湛的中醫師。我們特此 致謝。

萬氏兄弟與中國美術電影——
紀念中國動畫大師萬籟天誕生一百週年（續上期）
鮑濟貴

中國第一部有聲動畫片《駱駝獻舞》

萬氏兄弟開創的中國動畫片事業，從默片誕生到這個「偉大啞巴開口」，經歷了整整九年。

一九三一年十月，萬籟天看到我國第一部有聲電影《歌場春色》後，心裏非常着急，深深感到動畫默片必須轉向有聲片，否則，自己和三個弟弟開創的中國動畫事業將會被歷史淘汰。萬氏兄弟一邊摸索，一邊試驗，終於找到了聲和光轉換的錄音方法，運用到動畫片上，很快解開了有聲動畫片的難解之謎。

一九三五年，在明星影片公司的配合下，萬氏兄弟進行了我國第一部有聲動畫片《駱駝獻舞》的試驗。影片是萬籟天根據《伊索寓言》中一則故事改編的，描寫獅王設宴請客，百獸雲集，猴子在宴會上表演舞蹈，舞姿優美，贏得了觀眾的陣陣掌聲。駱駝本不會跳舞，但牠自作聰明，好出風頭，也上台當眾獻舞，結果醜態百出。觀眾用瓜果、酒瓶等雜物把駱駝趕下台，惹來哄堂大笑....

開始時，駱駝跳舞的聲音，兄弟四人試了幾次，效果都不理想。後來老大提出用京劇中的擊鼓來代替跳舞聲，效果很好。三個弟弟也動腦筋，想出了許多好辦法。如大象吸水，用一根空心橡皮管的吸水聲來做效果，聽上去非常逼真。駱駝翻筋斗的配音，則最後選用悠揚的笛聲來表達，效果也不錯。駱駝賴在台上不走，眾動物投擲雜物的聲音，就用真玻璃瓶的敲擊聲來處理，結果短短的幾秒鐘，敲碎了一大堆酒瓶。最難處理的是眾動物的哄堂大笑聲。萬氏兄弟最初把眾人的哄笑聲錄下來，放出來一聽，笑聲像刀切一樣，沒有層次，缺少「全堂」氣氛。試了多次都不行。後來，他們想出了用分組的形式，幾個人一組，依次站在不同位置，最前的一組先笑，聲音略響，另外幾組依次發出笑聲，聲音一組比一組低弱。這樣錄製出來的哄笑聲就有了層次、遠近、和立體的效果。這樣簡單的技術處理，在今天看來是不值一提的，但在六十多年前卻是一個大難題，解決了是非常了不起的。當時沒有樂隊，至於音樂，只能用從唱片上放一段錄一節的辦法來解決。

《駱駝獻舞》的成功，標誌着中國動畫片從無聲片進入有聲片，這是中國美術電影發展史上一次質的飛躍。

中國第一部動畫長片《鐵扇公主》

一九一〇年春節後，萬籟天隨父親去上海做絲綢生意。一天，他在街上看了一部人物會走動的西洋影子戲，便暗下決心要畫很多孫悟空，也要讓他動起來。這是萬籟天隱藏在心中的多年願望，也是他終生追求的理想。

一九三八年，美國動畫巨子和路迪士尼推出了動畫長片《白雪公主》，影片耗資幾百萬美元，歷時三年，上映後風靡全球。《白雪公主》在上海放映，盛況空前。上海一些資本家和影片商眼也紅了，紛紛創辦影業公司和卡通部，這正中萬籟天心懷。他和學生弟弟萬古蟾看了《白雪公主》後，心想美國人可以搞出西方的《白雪公主》，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拍出富有中國東方民族特色的影片？兩人商定要把《西遊記》中孫悟空「三借芭蕉扇」的故事製作成動畫長片《鐵扇公主》，決心用中國的「公主」跟美國的「公主」比一比高低。

當時，影片商投資拍攝《鐵扇公主》是爲了賺錢，他們只肯用極低的工資來支付員工的薪酬，並規定製作時間。爲了中國動畫事業，萬氏兄弟不顧條件差，迎着困難，邊招生邊教學邊繪製。大家面對艱苦的環境，都苦着臉說：「我們畫孫悟空，可我們比孫悟空過火焰山還難。」大萬老卻風趣地說：「我們都來做孫悟空，再大的困難也定能戰勝。」

當時沒有彩色膠片，對影片中火焰山的火光處理，兄弟們又想出用紅墨水塗在賽璐珞上的辦法，收到了很好的藝術效果。

《鐵扇公主》不愧是大萬、二萬的一部傑作，是中國動畫史上的一個里程碑。該片長達九千七百英尺，片長一小時二十分鐘。《鐵扇公主》攝製成功，創下了中國美術電影史上第一部動畫長片的紀錄，亦是亞洲的第一部動畫長片。影片在抗日戰爭的艱苦年代完成，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的反響。一九四一年底，《鐵扇公主》在上海的「大上海」、「新光」、「滬光」三家影院上映，盛況空前，這在當時故事片中也實屬少見。後來在香港、新加坡等東南亞地區放映，同樣受到熱烈歡迎和稱讚。《鐵扇公主》發行到日本東京，觀眾也很多，反應非常熱烈，後來被日本政府禁映。正如一九七五年日本作者小松尺甫著文指出：「抱着輕視的眼光看中國第一部動畫片的人們，看到這部影片如此有趣、如此豪華，驚得目瞪口呆……」（全文完）

編者按：上期講述了中國美術電影史始自《大鬧畫室》的經過，萬氏兄弟畢生投身美術電影事業，因篇幅所限，有關萬氏兄弟後來的作品和中國美術電影的發展，可參閱鮑濟貴先生所編的《上海電影史料》第六輯（與劉咏等合編，上海電影誌辦公室，1995）。又，《鐵扇公主》一片由中國電影資料館提供，將會在本館開幕節目《亞洲資料館珍藏》中放映，萬勿錯過。



大萬老：我們都來做孫悟空....

鮑濟貴為上海美術電影製片廠屬下的上海卡通王雜誌社編輯部主任。